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五十至五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貢生臣周耈華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五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　吉九

禘祫下　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月烝祀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祫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間也周

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文明矣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隔旬頻享於禮為煩

孝武孝建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以来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来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未禫

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袁冠可吉禘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權制即吉聖代宜爾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祀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祀博士徐乾據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祀是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還用孟秋於禮無違詔可○

徐宏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祀為允詔可

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

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議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

監高閭又言禘祭圜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議論禘

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間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内縁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毁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毁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毁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

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代法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爲大祥有司以爲禫在二十七

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兹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祫祭於太

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

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来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然後祫禘從之○大唐前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祖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大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於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

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祫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璨議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相

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爲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疎疎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鄭玄注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

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帝故事貞觀以後並用此禮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歧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失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兹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十月祫至

甲申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高堂隆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

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般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整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滞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審最為憑準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已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

閏法豪釐不偏三年一祫之禮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其議為允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於其室時禮官太常卿韋縚等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昭穆唯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即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王肅等議序列昭穆天寶八載閏六月五日赦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

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宫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来每縁禘祫則時享暫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縁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嚮

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
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稷
配天太廟為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在太
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嚮之位全
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事
為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祫
禘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
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

宜別為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
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
廟至禘祫之時當用享禮令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
祔為宜勅下尚書省集百僚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
卿議曰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
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
之位屈已申孝敬奉祖宗縁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
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

請依晉蔡謨等議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
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
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
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
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
祖其髙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
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

川等四府君亦為屬尊不在昭穆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唯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

實深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文王及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以前神主據以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藏於二祧者雖百代禘祫及之伏

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據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毀廟之主也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北園孝惠神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以前之主瘞北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

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虚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代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祔於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

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来故事虛其位
待遞遷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
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祖祔廟弘
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
於西夾室開元十年𤣥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
為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
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
三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唯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

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三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次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顔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西尊位請准東晉蔡謨等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為准臣嶸等伏以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毁遷藏禮有義斷獻懿以為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請宜效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定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為太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

也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違王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王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

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

王也請築别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聞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藏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

稷契始封為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以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册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周北齊隋故事及貞觀明慶

開元禮所述禘祫並虛東嚮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自太祖處淸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位於太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及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據正經考論舊

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虚東嚮司
勲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葢為收是族人
東嚮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
不倫西位常虚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别祭則祫享
何主乎合食永闕比於姜嫄則推祥禖而無事於禮夫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
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
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輊制别祭之廟

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祏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祏室未有準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祏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叶今若建祏

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禮動之中者馬京兆府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嚮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在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僖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氏廟數未足之時而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宫

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為祧以

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

食以為說欲令征西東鄉均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

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鄉

之一句為萬代法此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

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居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

則別築一事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曽祖也昭穆

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

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以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僚所議考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以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

殊乖禮意事不足徵也唯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合於禮者之體而得變之正也

功臣配享殷　周　漢　魏　晉　梁　大唐

殷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馬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尚多前勇謂敵功多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若盤庚告其卿大夫曰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大功司勲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　○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秩以為位次功臣配享於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

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勲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脱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

爵於配食者可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叙六功之勲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勾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叙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勲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

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勲績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饗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祠允合事理○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大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

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禄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礿祠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崇其徳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

謂理不可易從之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五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一 吉十

天子七祀諸侯附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隋 大唐

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祀歲徧凡祭五祀於廟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處韋昭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中霤行主道路行作者

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七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司命督察人三命厲主殺罰司命與厲其時不著是則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也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霤竈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春萬物觸戶而出亦為陽氣之生欲由之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者竈二祀夏火王長養萬物即祭竈竈者火之王人所以自養也門三祀秋萬物成熟將內之從外而入內自守而祭門門者所以閉藏井四祀冬水王萬物歸藏而祭井井者水主藏在冬中霤五祀六月

土王而祭中霤者象土位在中也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祭祀天子諸侯以牛因四時祭牲也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豕井用魚也○後漢建武初有五祀之祭門戶井竈中霤有司掌之其祀簡於社稷矣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有所歸乃不為厲○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晉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壇○隋制其司命戶以

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黄帝日夏季土德王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大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祀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户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

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祭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玄冥食於水勾龍食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玄云為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

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絶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罇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

非四時五行隂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户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蔵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準著正論以為五行之官祭於門户行竈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奚為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静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

戶井竈中霤凡五祀焉按漢諸儒戴聖閻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徂即行之義也

宗室助祭議 後魏

後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侍中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曽孫道武帝受命之主配天郊祀百代不遷而曽玄之孫烝嘗之薦不獲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曽祖之服以為資蔭而況曽祖為帝而不見録請付外博議永為定準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

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階二祧不毁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而四廟者在當代服屬之内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毁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謂宜入廟之制卒從親議之條祖祧之旁各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礿則情理差通事無舛駁侍中任城王澄等奏臣等參議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則枝宗三易數代則廟應四遷

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與高祖孝文皇帝聰明玄
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即之人情
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今古不革
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
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
四廟記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有所援引然與朝
儀不同如依其儀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陪列

既無正據竊謂太廣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代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代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公卿衆議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與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刱未定刋制律憲垂之不朽瑛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請

庶子攝祭 周

周制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為宗子攝大夫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不綏祭不配皆避正主也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今主人謂攝主者若正主人即得綏殺謂減毀神前饌若神有饗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配某氏也綏許恚反敦音對布奠於

賔賔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賔觶奠於薦北也賔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而不舉止旅也不歸肉肉俎也諸與祭者呂之共燕耳其辭於賔曰宗兄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賔之辭也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避正主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也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也身歿而已

至子可以稱孝者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晉

晉劉氏問蔡謨曰非小宗及一家之嫡分張不在一處得立廟否答曰禮宗子在他國而庶子在家則祭先儒說曰有子孫在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不乏祀云者明宗子在他國不得廟祭故令庶子祭於家也苟在他國雖是宗子猶不得立廟況非嫡長乎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晉　東晉　大唐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荀崧紹高祖彧封爵繼崧兄敬侯崧父太尉顗以為宜依文帝景帝同為一穆崧顧命子蕤垂範遵而奉焉○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

之室不可以尊卑之分義不可黷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為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黷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為正下

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庾蔚之謂爾時愍帝尚在關中元帝為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為主故上至潁川為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

位餘八也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為正代○大唐開元四年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

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代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

謂從禰以上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
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
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别
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
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禮也萬代之典敢
不颺言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時河南人孫平
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之
所致也臣按左傳曰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主祭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為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為閔公臣臣在君上是為失禮遂令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諸議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髙象也魯自陵夷將墜

周公之祀以此斷之即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墜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佑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别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兄躋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臣登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壞今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别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為昭昔武氏篡國十有餘年孝和挺劒龍飛再興唐祚此則

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别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君下臣上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毁陷改作殿築階下及泉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毁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以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曾晉哉詔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稱咸有經

據蘇頲為宰相獻即頲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為康州都城尉至任尋卒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晉 宋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皋陶杞鄫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弟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喜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為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今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

中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顗議以為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顗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敵

體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喻
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
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
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
諸子雖别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
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
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
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

子位俱為士禰已有廟無為重設與公子為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統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宗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荀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為

長既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荀暢之義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荅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為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

僭宗此葢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勲特令祖厲是為滎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

○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絶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别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糺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縗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服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曽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禄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也小

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明尊宗不敢别祭也至諸侯尊絶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别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别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塞矣余以弟禄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遭難未葬入廟議晉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以常禮自拘宜以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

亡失其親立廟議晉

晉劉智釋問曰亡其親者不知其死生則不敢服然則終身不祭乎智曰唯疑其生故不敢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古之死者必告於廟今亡其親必告其先廟使

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祐之其後疑祭必告令知其疑不受也鬼死者終歸饗也祝辭以告疑則還廟不還矣憑靈之心加崇於尊此孝子之情也

通典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五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二　吉十一

喪廢祭議晉　宋　齊　梁　大唐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祀中書侍郎范甯奏按禮喪服傳有死

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使三公行事賀循祭議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有司奏禮云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詳正領祠部郎謝元議以為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為安從之○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代源由甚遠殷宗

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雖宴樂為譏春秋之議嗣
君踰年則會聘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
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
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
按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
以見諸侯又曽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
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皆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

而弗革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喪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還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為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烝禮○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

朔牒禮儀使伏准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秋杜預注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為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宫有緦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為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

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鄭玄注云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則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玄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頴達云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

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啓已前爲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龍輴之輴索也天子攢塗龍輴謂殯時所設也今百官成服准令祀諸祠齋之日平明赴祠所又開元禮云祠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内不得弔死問病致齋之内唯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茍或違此則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

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啓凶穢之甚緦麻孰與夫斬縗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衽之祭可謂不遑況皇帝即位未告太廟哀戚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東晉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

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産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甞所以重宗廟也且宫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緦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緦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緦不祭議　晉　宋

晉荆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緦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耶别駕庾叡功曹滕恢主簿劉恬答曰尋禮文當是指明有緦服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為疑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近而不祭也○宋庾蔚之謂殷庾釋文句甚允但未統立言大意記所明重其已與神交而不終外喪尸殯不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

内喪小功緦麻外喪齊縗以下行特為已與神交故隨輕重各有所行又云士之所以異緦不祭者加大夫有小功緦麻皆廢故鄭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又云所於死者無服則祭者言所異於未與神交時有此則外内之喪通廢士卑故也言有始末義統有本尋禮者多斷取義不辯已與神交之異故申之云

奪宗議晉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豫章京兆

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況天子乎自皇祚以来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為士庶子封為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豈況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

殤及無後廟祭議宋

宋孝武皇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冲王年幼無後唯

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
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他祔太學博士徐宏議王既無
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
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諸祖之為士大
夫者按冲王則宜祔諸祖之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
詔可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
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晦朔周忌應還臨哭與不又
祭之日誰與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靈筵存諸臣宜還

臨哭變服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周親服除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詔可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制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內不祠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者之例與不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来承嗣未知踈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詔可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

羽未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為復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何處祭祀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服除罷始封之君實存繼嗣皇子追贈為始祖臣不殤君著在前經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

祭殤周　晉

周制曾子問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飫而已弗成其為人也故其禮不備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人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

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也而云陰厭陽厭乎失孔子旨也為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昭穆立之廟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也按此殤未成人無立後之道故取於族人之中兄弟之倫而主其祭其祭之就所祭者之祖服除乃止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也祭殤不舉肺脊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也肵音祈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也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與無

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為陽厭凡殤謂庶子之嫡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也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供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也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户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嫡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法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曽孫玄孫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嫡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嫡殤者重嫡也祭嫡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嫡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其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也蜀譙周云庶子之為殤者祔祠於祖廟庶子共其牲

物而宗子主其禮士庶人之庶子雖成子而無後亦祔祠於祖其主之如祭殤殤及無後者祔祠於祖廟皆異日別祭於其處耳天子諸侯之庶子無子不得祔祠於其廟當從其庶祖昭穆同也○晉范甯祭殤議云祭法王祭嫡殤下及五代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太孫自是先帝嫡殤歷代彌久而廟祀之禮於今未廢謂非禮典之意宜從埋主之例

未立廟祭議晉

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進封大國今祭六代暫以廳事為祭室須立廟如制備物殷仲堪問庾叡綱紀有

承重之身身服已除其應祭吾尚有服當得於廳事上祭不按殷宗有五等封庾龢等荅曰宜在别室又問云依禮祭皆於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封乃應有廟今既無廟而共家常以廳事為烝嘗之所今一朝忽移别室意殊不安劉功曹荅云昔魯襄公尚於兄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今於廳事當無嫌也

公除祭議東晉 宋

東晉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

與士同無復降殺大宗之家喪服畢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嘗永爲有廢或難曰士獨非孝子也答曰士賤不得伸其意也　臣謂三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尚通内外服踰月既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潭所上會有軍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禘祭宗廟自潭爲論曰余身受公除歲終大禘至敬無興如當遂闕心所不安故諮之有議難曰禮素衣蒻席不入廟門不以干神明之位緦喪雖輕脱服而祭況嗣子當承祚者乎答曰高宗三年諒闇令則不爾帝王既葬縞素躬親宗

廟之獻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吉祭廷有金石鏗鏘之和今去凶制而奉烝嘗干戚戢而不振慎終之情不遠隨時之義亦通也

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緦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耶若以心喪為疑者則出母子為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縗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

可也○宋庾蔚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若公家無齋禁則其受弔臨靈及私常著喪服豈得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恐此非祖禰之所享也兄弟别居便為外喪未葬公除而可以烝嘗未之聞也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殿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

意也○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袁宏漢紀曰明帝永平九年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也鐘鳴謁者贊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折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

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國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敬愛之心也謝承漢書曰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𢠹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士感先帝不復聞見此乃躬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䄂焉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陵初與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

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當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朝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以下者皆會酎少府受之又九真交趾日南則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鬱林邑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翠各二十准以當金漢舊儀曰武帝於八月酎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之毛即更衣侍中上熟乃祀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宮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嚴具

○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帝宣一謁峻平陵帝景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帝文至惠帝復止也○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

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準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陵○後魏太和

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絶聲素幕越音活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元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宫○大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黄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内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再拜慟絶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躬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

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泣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絶於地進至東階西向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

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於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藩牧四夷君長等並陪列於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絶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宫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即哭瞻視幄座踊絶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閲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絶拜辭訖行哭出寢

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時祭無日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今諸侯月祭有朔日月半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薦新之義矣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

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来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符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祗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為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

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静之宫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廵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叅候動止何如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宜閟於安厝豈可以事居之道行送往之禮敢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贖命為名時

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逺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

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廵

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

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

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

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

禮永為恒式二十三年四月勑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

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

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勅曰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初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

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通典卷五十二